

神话智慧与文明反思

——文化寻根的哲学话语之由来

叶舒宪

哲学这个词希腊文的意思,等于“爱智慧”。而智慧产生的根源就在于求生存的原始经验。文明人的自大狂所导致的理智的盲区就在于,人忘记、蔑视和压抑了文明之前的“原始”智慧,即以盲人之导师荷马为特殊形象的那种口传文化的深远传统之智慧。为哲学鸣锣开道的希腊哲学家柏拉图站出来公开攻击指责盲人导师荷马,诋毁神话和诗人,这表明希腊文明对原始智慧压抑和排斥的开端!索福克勒斯《俄狄浦斯王》所代表的原始智慧的声音,被早期哲学家的权威压制了下去。

德国在19世纪是世界上产生哲人最多的唯一国度,而20世纪却产生了法西斯狂人的灾难。于是,海德格尔要求彻底清算西方思想的异化历程,提出哲学回到原点——回到柏拉图之前的状态。但是,如何回去呢?在柏拉图的对话体之前,并没有更古老的哲学文本留存下来,怎么办呢?

就在哲学止步的地方,文化人类学开始启程了。

忒瑞西阿斯的智慧,代表的是文明的对立面,即文明之前身,原始文化的智慧,口传文化的智慧。和俄狄浦斯代表的文明人智慧较量一场,结果还是原始文化的智慧获得全面胜利。俄狄浦斯的自刺双眼与自我流放,意味着文明的第一次自我否定与自我批判!

本文主要通过对俄狄浦斯的双眼、高更的问题、“根”与“跟”、文化寻根的话语分析等几个问题的探讨对现代文明进行反思。

一、俄狄浦斯的双眼

《俄狄浦斯王》作为古希腊文学乃至西方文明史中最富有哲理性和召唤性的作品,其理论蕴涵几乎是无穷尽的。我们对文明的反思和对文化寻根思潮的“寻根”也与这部作品息息相关。因而在谈论“现代性危机与文明反思”这样宏大的问题时,有必要从“俄狄浦斯的双眼”开始我们的思考。

那么,为什么要这样呢?众所周知,从文明人产生自大狂以来,人类在文化上习惯于将自己的民族和文化看成“文明的”或“高等的”,而将没有文明的人列称为“原始的”、“蒙昧的”、“野蛮的”人。文明的“明”就是与这些概念相对的。摩尔根的《古代社会》全称就是《古代社会或人类从蒙昧时代经过野蛮时代到文明时代的发展过程的研究》。俄狄浦斯神话则暗示我们在古希腊城邦文明建立之际,古希腊的神话就对文明的问题展开了非常深刻的反思。在该神话结局中,我们知道俄狄浦斯最后自刺双眼。他的双眼不是天生的瞎,当然也不同于笔者在《〈诗经〉的文化阐释》中所提到的“瞽”、“矇”、“瞶”。那么他为什么要自刺双眼呢?这故事的深刻性就在于俄狄浦斯在当时被认为是全人类最智慧最聪明的人,他一开始就有一个对立面——“斯芬克斯的谜语”。当时所有的人都猜不透“斯芬克斯的谜语”,因而凡是路过忒拜城邦的人都要被它吃掉、丧命。而我们的主人公俄狄浦斯猜破了这个谜语,使得“人妖大战”到此结束,斯芬克斯落到了或“跳崖而死”或“落荒而逃”的结局。不管怎样,“人妖大战”中人的“胜利”与“人”这一主题的开拓确定了文明城邦人的无上权威。如果我们把斯芬克斯看成大自然的暴力,是野蛮和原始的,那么战胜它的就是文明城邦新的领袖——俄狄浦斯。俄狄浦斯自然而然地成为了文明城邦的国王。做了国王以后的俄狄浦斯的悲惨和苦难在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王》中被书写得淋漓尽致。而作为剧本的结局,俄狄浦斯被看成人间最有智慧最聪明的人,是当时的文明城邦人的最高代表,是最高文明中的最高代表。只有他能猜破斯芬克斯的谜语,只有他能战胜斯芬克斯。结果这个最文明,也就是心最明眼最亮的代表证明他自己的眼睛在某方面是“有眼无珠”的,或者说是有眼睛而没有视力的。在此,古希腊人就把“明”和“矇”的辩证关系通过塑造“俄狄浦斯”这样一个形象永久地告诉后人。俄狄浦斯自刺双眼在我们看来是非常不可思议的,自刺完了还要自我流放。他再也不是文明城邦的一员了,他要到蛮荒、荒野中寻找他的生命延续的可能性。这种自我惩罚的力度是惊人的,这其实也象征着对文明自大及其后果的严厉惩罚。

这样,俄狄浦斯的双眼就告诉我们这样一个深刻的道理:我们自以为是“明”

的东西,文明人自以为看得非常分明的东西往往可能是你根本看不清或看不到的。而没有眼睛的盲人却能洞察之。也就是说“盲”可能是“明”、“明”可能是“盲”。索福克勒斯在这剧本中又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跟荷马一样具有生理缺陷的人物,也就是在《诗经》中提到的那些“瞽”、“矇”、“瞍”——一个盲人特瑞西阿斯。他在宫廷中被认为是一个“盲预言家”。这个作品流传了两千多年,人们都记住了斯芬克斯和俄狄浦斯的关系,这位“盲预言家”却基本上被大部分人淡忘了。实际上这个故事的深刻哲理就寄寓在这个盲人形象中。是他在俄狄浦斯一进宫的时候就预言俄狄浦斯要遭难。特瑞西阿斯作为盲人,看不见这个世界。但是他能看透最微妙的东西:命运。古希腊人特别相信神喻,相信有人能在“阿波罗神庙”获知神的意志。当时只有预言师、占卜师等宗教人物才具有这种能力。那么为什么把文明城邦的最高智慧落实在俄狄浦斯,而把盲人看成是宫廷中可有可无的人,这是值得深思的。不争的事实却是,虽然他被视作无足轻重,他说的话没人信,但是他恰恰说中了。所以我们说如果这是索福克勒斯的新创作,那么剧作家本人就是一个哲人,他深刻懂得“盲目”与“盲心”之间的辩证关系。该剧本的仪式功能就是为遭遇灾难的城邦禳灾。一开始是俄狄浦斯与斯芬克斯之争。后来凸显出俄狄浦斯与特瑞西阿斯之争。当时天降大瘟疫,必须找出罪魁祸首才能消除瘟疫。俄狄浦斯悬赏缉凶,并要“先知”道出真相:“你说的是谁就是谁。”后来一个小孩领着特瑞西阿斯登场了。当时歌队长(古希腊戏剧都有歌队长)唱:“可能指认罪犯的人来啦。看,他们把神似的先知请来了,只有一个人能知道真情。”试想,这么多心明眼亮的人都不知道真情,唯有一个瞎子能知道真情。作者为什么要这样安排剧中人物?这就是对自以为“明”的理性自大的反思。接下来俄狄浦斯开始说话了:“啊!特瑞西阿斯,天地下的一切事情,能说的,不能说的,你全告诉我吧!虽然你看不见,不管是用鸟声,还是别的预言树,你千万不能隐藏预兆而由你自己拯救城邦、拯救我。”神预不是通过直接教训的语言说出来的,往往通过大自然的一些征兆、天象和一些动物的反常暗示出来。所以俄狄浦斯请求“你说出征兆,救的不是我,也包括你,也包括我们全部城邦。拯救我们全部的人,我全靠你了”。试想,这盲人有什么本领能看到这一切呢?用道家的话说,这叫“内视”。盲人看不见外在世界,但他有一种所谓“内视”。道行高者能看见自己的“五脏六腑”,把自己的内心当做了解世界的镜子,从里面看世界过去和未来所发生的种种。特瑞西阿斯这样一位预言家深知俄狄浦斯就是罪犯,但他没法说,怎么办?他就在那儿绕圈、装糊涂。越是这样,俄狄浦斯越着急:你不说,罪犯就找不出来。所以最后俄狄浦斯就采取了激将法,激得特瑞西

阿斯来指控。如果你不说,你这瞎子就是凶手,我们就把你就地正法。盲人被逼得走投无路的时候才说明真相。这一说让人不寒而栗:“我告诉你吧,你大声追查的杀死阿因俄斯的凶手就在这里,就在他的眼前。凶手虽然是以外乡人身份来到忒拜,但是,实际上他是真正的忒拜人。凶手将要遭到厄运。他将由明眼人变成瞎子,由富翁变成穷汉。他将被驱逐出忒拜,丧失掉一切。”^①为什么?他的眼睛虽然看不见当下,但是他能看见后边、前边。过去怎么样?未来怎么样?靠着拐杖,看着路,向外邦走去。他这话说得完全是对俄狄浦斯的过去未来的一种预见。后两句话可以说是预言俄狄浦斯自刺双眼、自我流放的命运。这个台词说出来,舞台上、舞台下的观众,不管是古希腊的观众还是今天的观众,所有的人都震惊了。一个瞎了眼的人依靠神赐的认知天赋,心眼独开,看到了凡人无法看到的東西。而那明眼的、盲心的国王在逼迫盲眼而明心的占卜师道出真情以后,自己落到了心眼兼盲的悲惨境地。这故事与古希腊时代的神话信仰息息相关。在他们看来,人智和神智是判然有别的。虽然俄狄浦斯是人间最了不起的英雄,谁见了他都要俯首称臣,连妖斯芬克斯也落荒而逃。但他的智慧不能通天探地。更广大的智慧在背后,他不能理解,也无从捉摸。对这种智慧而言,他完全是个瞎子。只有那些占卜师、先知们才是代神立言者。他们虽然在人间看起来不起眼,却是神意(更高智慧)在人间的代理者。

因而,我们可以从古希腊这个最著名的悲剧,从俄狄浦斯和特瑞西阿斯的对立与斗争的关系中清楚地看到人的自我意识和智慧在当时是非常有限的。而在文明刚刚建立的时候,对文明的深刻反思就这样开始了。这个反思本身就预示着一个“根”的问题。俄狄浦斯所犯下的一切都是有前因后果的。弑父也好,娶母也好。俄狄浦斯从他出生就注定要背负着这个命运。虽然他父母从占卜师那儿得知他的这一命运后,千方百计地想改变它。但结果却是孩子扔掉了,这“弑父娶母”的悲剧却没能避免。所以可以说索福克勒斯的作品思想之深沉足以让万代以后的人咀嚼余味无穷。它告诉我们:当时普遍认为人可以利用他们的智慧避免一些不好的命运。事实证明他们的这些智慧是有限的,在某些方面是无能为力的。人的这种自大是最可怕的。人不自大的话可能是“眼盲心亮”,也可能是“心盲眼亮”。如果你自大的话就会像俄狄浦斯一样落个“心眼兼盲”的下场。这实质上是对所谓文明人自大心态的一种警示。

^① 参见 H. A. 库恩著,秋枫、佩芸译,《古希腊的传说与神话》,三联书店,2002年,第450页。

二、高更放弃文明走向原始

高更作为 19 世纪著名的画家,和索福克勒斯相距了两千年。文明初始的城邦也已经发展成了资本主义现实。跨越了两千年历史长河,法兰西首都巴黎著名的画家、艺术家高更用自己独特的方式延续了索福克勒斯对文明的反思这一主题。他厌弃了最高文明的象征——巴黎都市的繁华,只身一人来到了一个没有文明、所谓蒙昧的、原始的太平洋岛屿——塔西提岛。他用完全不同于资本主义文明艺术家的视野描绘出塔西提岛的所谓野蛮人的形象,其中女性居多,偶尔还有一些祭祀、崇拜和神像。他的取材、境界、润色和风格可以说和以前的西方艺术史分道扬镳,开辟了一个崭新的天地,和古老的绘画传统宣告了一个转向。在此之后,有很多人都对高更的艺术产生了近乎疯狂的回应。而高更有一幅画的名字更能引起我们共鸣——《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谁?我们往哪里去?》。从这幅画的名字我们不难看出艺术家也背负着文明反思沉重的十字架。他在那一片充满原始人生活的岛屿上看到的是他的伊甸园理想的复原。如果说在资本主义的欧洲大陆上已无法找到复乐园的希望,我们的有生之年就只能在地球的另外空间拓展上实现我们复乐园的理想了。高更就是这样想,也是这样去实现他的理想的。遗憾的是虽然这个标题的名字对所有 20 世纪的人都应富有启示,但 20 世纪早期的人们在忙着去做他们要做的事,而无意留心高更在画标题中像预言诗那样警示我们的东西。但在 20 世纪结束的时候,当再一次重温高更的这句话,人们才发现一个世纪以前的他是一位天才的、具有超前智慧的思想者。他的思想不是用哲理、词典、词条告诉我们,而是潜藏在他的五彩斑斓的塔西提岛的绘画中。

21 世纪开始时,在世界上发生了一个与俄狄浦斯类似的事件——人类文明最高成就的象征遭到摧毁。从俄狄浦斯的自刺双眼到 21 世纪的自毁双塔,这不能简单地视为巧合。这似乎在向我们暗示在当今世界,有谁像美国那样骄傲和强大,那样傲视全球呢?结果怎样?所以说古老的对文明反思的课题是伴随人类文化最重要的问题。这问题不解决,人类的宿命就可能像俄狄浦斯一样一次次自戕自毁。在当今世界,没有一个像特瑞西阿斯一样的预言家能预言未来发生的事,因而现在我们最需要提出的就是要对文明进行不断的反思。高更厌弃文明向往原始,实质上就是文化寻根和文明反思的问题。他是在寻找文明的根,他就是想要越过现代化的繁华去看那个文明建立前最真诚的东西。所谓“豪华落尽见真纯”。所以说,文化寻根的问题说到底是一个对文明自身进行反思的问题。

三、“根”与“跟”的神话

高更的三个问题一环扣一环引导我们对“根”的思考。他寻根的实质是面向未来的问题,即“我们向何处去”的问题。在古代神话中则一而再、再而三地告诫人们千万不要忘记你是从哪里来的。一旦忘记,小则犯点小错误,大则你的生命在这世界的存在就可能随风而去了。因而“根”的问题其实是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在古希腊神话中,另一意象“跟”也使“根”这一基本原型得到了鲜明的体现。《特洛伊》中,我们姑且不谈英雄阿喀琉斯的辉煌和英勇战斗,我们来看看他是怎么死的。他是人间的英雄,和俄狄浦斯一样是人间最聪明最勇敢的。他母亲为了让他永生,白天用神酒擦他的身体,夜里在神火中煅烧,还把他倒提着放在冥河中浸泡,以使他刀枪不入。只有他母亲手捏的脚跟,没有浸到冥河水,这就成了他全身唯一致命的弱点。长大后,他在特洛伊战争中屡建功勋,所向无敌,然而最后却被探知他的弱点的希腊王子帕里斯用毒箭射进他的脚后跟而死。在这里,“跟”成了他致命的弱点。在古代社会人的意识中,人的头和谷子的头是具有共同本质的东西,头颅高高在上,似乎比“跟”重要得多。其实不然,人是生在天地之间的,所谓“顶天立地”。如果你只“顶天”不“立地”,你有劲吗?所以这个神话告诉我们的道理太深刻了。他的这个“脚后跟”明确地告诉你两个意象:一是这世间唯一英武的英雄跟他的来源、他的根、他的母亲是连在一起的。一旦离开他的母亲,他就什么也不是,或者说只有死路一条。二是他的一切能量一切神力都有前因后果,都来自他母亲。他这脚后跟在神话中看似表达了一个很荒诞的情节,其实不然。那个情节用精神分析的眼光看,脚后跟相当于人在没脱离母体前与母亲连在一起的脐带。在弗洛伊德看来,阿喀琉斯的脚后跟连着他母亲的手,其实就是给你生命、让你强大的“脐带”的象征。一旦把你和你的生命来源割断,你只有离开这个世界。神话中这根本的情节就在于阿喀琉斯最后被帕里斯王子一箭射中脚后跟,就把他置于死地。当然他事先并不知道被射中的脚后跟是那么致命的地方。这一切偶然之中有生命的必然。

无独有偶的是巨人安泰。在古希腊神话中,英雄安泰是大地母亲的儿子。他只要身体不离开大地,就具有无穷的力量,就能所向无敌。但他有一个弱点,就是他一旦双脚离地,就虚弱得像个侏儒。为什么?同样道理,人类来自于大地母亲。她是个最深沉的神话意象,可以说是滋生各种英雄神话的温床与原型。而在中国,先秦著名的思想家庄子就非常看中“脚后跟”。庄子曾说世人都生活在平庸的现实中,只有理想化的人、真人才生活在自由境界中。这些人与常人不同

一样的是凡人用口、鼻呼吸,而“真人吸以踵”。“踵”就是人与大地接壤的地方。他呼吸的是什么?我们常说人是“钟天地之灵秀”的、“人杰地灵”。这在我们看来只不过是一种修辞而已。而在庄子那儿,用“踵”呼吸的“真人”吸入的是苍苍茫茫的生命的星球的无尽能量。他们是“吸风饮露、不食五谷”。他在文中用了大量诸如此类的话语把那些所谓的“真人”与我们现实中没有觉悟的俗人区分开来。1980年代后期的著名影片《得克萨斯州的巴黎》用大量的镜头描绘人的脚步和鞋。此外,片中角色还坚决不愿上飞机,一上飞机就马上逃下来。这些都是用隐喻来告诉我们的根就在于人的身体和大地母亲接触的地方——脚后跟。“根”的重要性则在神话的智慧中一而再、再而三地得到强调。在汉语中有“根深才叶茂”、“落叶归根”、“鸟飞返故乡”等,这些被一代又一代人重复言说着的话语的产生都是农业社会的人把对文化寻根的强烈认同投射到动、植物身上。而最近有一部非常具有震撼力的影片——《迁徙的鸟》,更是把这种寻根意识表现得淋漓尽致。它让你看到人的残忍和鸟如何在后工业社会的垃圾中挣扎、求生存。可以说它是一部鸟的史诗,更是一部回归自然和关爱自然和大地母亲的史诗。

总之,不管是西方的阿喀琉斯、安泰,还是中国的老庄,这些被视为最勇敢、最智慧的人留下的重要遗产就是这样一个道理:人类与大地母亲之间是息息相通、性命攸关的。如果离开了根,离开了大地母亲,你的生活就是平庸的,你的生命就是危险的。

四、文化寻根的话语谱系

熟悉中国当代文学的,都知道在中国20世纪80年代出现了一个文学流派——寻根文学。其代表人物韩少功就曾写过《文学的根》。在文中他明确提出“文学有‘根’,文学之‘根’应深植于民族文化的土壤里,根不深,则叶难茂。”^①当代作家的这种对“根”的自觉关注可视作20世纪甚至19世纪后期以来世界性的文化寻根思潮在当代中国的一种表现。那么对文明的反思、对文化的寻根为什么在20世纪以来会成为世界性的、超越国家和语言界限的具有普泛意义的一种文化思潮。这种文化寻根的实质到底是什么?我们可以从文学寻根的话语分析入手探讨和思考这些问题。

文化寻根的话语分析主要有两个层面:一是日常语言和文学语言中的寻根;另一层面就是哲学话语中的寻根。前者主要是一种自我确证的方式,后者则是

一种自我超越的方式。那么何谓自我确证和自我超越呢?

(1) 日常语言和文学语言中的寻根

在西方,所谓“言必称希腊”、在中国儒家则要“祖述尧舜、宪章文武”,这都可以看成一种自我确证。它们反映了一种文化认同:我是一个西方人,我讲我的文明历史肯定从雅典娜女神开始。女神庇护下的雅典城邦出了众多伟大的文学家、哲学家、智者,如苏格拉底、柏拉图、歌德……我们可以说我们的一切思想成果都是从古希腊开始的。“言必称希腊”实质上表现了西方文明的一种认同,可以说是一种文化上的认祖归宗,其目的就是通过自我身份的确认找到自豪自满的力量。同样如此,中国儒家文化的“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也一样是给自己的文化找血脉之来源。这也是一种寻根。这种寻根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生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和文学艺术中。我国在1996年5月正式启动的“夏商周断代工程”就是一种文化寻根。其目的就是要把我们中国有文字记载的文明史科学的、严谨的、确凿的年代排序下来,就是要使中国文明能够和其他三大文明并驾齐驱,从而寻找我们民族的自信心。这样一种把自己的文化追溯到一个光荣的祖先的时代的文化寻根是远古以来每个文明和每个文化都要做的。现今世界所谓原始的澳洲土著人虽然有些部落尚处于旧石器时代,但他们的神话中同样追寻一个光辉灿烂的时代——梦幻时代。在澳洲人看来,在他们的远古就存在这样一个现在向往的时代。我们可以说这样一种寻根和追溯近乎与人类历史一样长久。但各个社会寻根的方式和内容却有着不同特征:在狩猎社会,人类不种庄稼,主要靠狩猎和采集获取大地母亲天然提供的东西以维持生命,不用织衣服,就直接拿树叶取暖和遮羞。用道家的话说就是“不耕而食,不织而衣”。在狩猎和采集社会,人类并没有把自己的生存和特定的空间固定在一起。在游牧时代也如此,放牧牛羊的他们按照自然的变迁寻找最美好的水草喂养自己的牛羊。所以在农业文明发明以前,这种寻根往往只是在时间上追溯自己的远祖。而在农业社会,人们的生活被束缚于土地,农民不能离开他辛勤开垦、耕耘的、为他提供粮食给养的土地。人类开始用人工改造过的种子种植为自己生产口粮,这已不再是大地母亲天然赐予的。农业的发明就把人和特定的土地、空间联系起来,因而在文化寻根方面就突出表现在对植物的礼赞。如我们现在讲的“根”,英文是“Root”,汉语中是“根”,就是农业社会的概念。虽然如前分析,有人把人类与大自然接触的地方称为“脚后跟”,这“跟”还是从植物那儿类比来的。植物从地上拔起来就死了,而安泰和阿喀琉斯们如果割断了给他生命的母亲的联系也只有死路一条。其实,这个比喻在农业社会就开始出现。当人类进入农业社会以后,人们开始把植物

^① 韩少功:《文学的“根”》,见《夜行者梦话》,知识出版社,1994年,第14页。

生长的结构与自己的生活、生长联系起来。所谓春、夏、秋、冬，春种秋实，这些有规律的东西都是农业社会提供给我们的。所以到了农业社会，根的意识超过了以往所有时代。与此同时，诸如“鸟飞返故乡兮，狐死必守丘”（屈原语）、“绿叶对根的情意”、“落叶归根”、“浪子回头思故乡”等话语反映出农业社会要把人类束缚于土地而建构出来的一种归根心态。这种心态一旦建立起来，你就不能离开生你养你的那个地方。即使你迫不得已离开，你也会想尽各种办法加以弥补，这在我们这样一个没有中断农业文明的国度尤为明显。每逢重阳节，一些华侨都要来到黄帝陵前抓一把黄土带回去，这或许也能将其视为对故乡之思的诠释。工业社会促进了科技和生产力的高速发展，但另一方面却使得人类把一万年农业社会以来建立的对土地、大自然的依赖连根拔起。经济的飞速发展也导致了现今世界储存了足以在顷刻之间把地球六十多亿人连同我们所赖以生存的星球全部夷为平地的高端武器。可以说人类就是处于这样一个高风险的状态中，时刻必须提防这些“悬在头顶上的剑”。广岛、长崎的惨剧是半个世纪以前的事了，但留在人们心目中的惨痛和恐怖是永远也无法忘却的。日本作家大川健三郎的小说中塑造的各种人物都留下了战争的记忆和阴影。再往前看，德国曾是一个令人向往的国度，在19世纪，那里是思想的摇篮，是哲学家的故乡，出现了马克思、恩格斯、康德、黑格尔这样一些世界闻名的哲学家和思想家；但在20世纪那里却出现了一个向人类挥洒屠刀的“疯子”。他是“疯子”吗？不，他这样做有他的理由——种族主义。这些都已经成为历史。但值得我们深思的是：为什么这样一个极端理性的国度就控制不了这样一个“疯子”呢？就让他掌握了权力呢？而环境问题更是成为了工业社会时代无法回避和解决的大问题，由环境导致的人类健康问题时刻在吞噬着人的生命。所以我们可以说，今天的人类非常的脆弱。人类的历史已经一次次地告诉我们，人类的理性不是万能的。极度的理性和极度的疯狂之间有时仅仅一步之隔，或者说两者之间就是一张纸的两面，理智翻过来就成了疯狂。所以说，人类对于根的问题的反思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迫切。我们如果对未来抱着盲目的乐观，结果就会像俄狄浦斯一样。我们应该清楚地意识到人类作为一个物种，他是有最大限度的。就像俄狄浦斯的智慧永远也超不出神的智慧一样，人类来自自然，永远也不要想凌驾于自然之上。

事实胜于雄辩。“悬在人类头顶上的剑”时刻在提醒我们：我们谁也无法肯定地说三百年的这种飞速发展就是合理的，就能把人类引向美好的未来。我们不能不思考人类如果不走这条路，有没有其他更好的路可走？“*To be or not to be, that is a question.*”这句莎士比亚剧中哈姆莱特的名言似乎可以用来反思人

类文明的大问题。美国人类学者威泽福德曾写了一本书——*Savages and Civilization: Who will Survive?*，中文名为《文明人与野蛮人：谁将存活？》。作者对文明进行反思，提出警示。他的问题是：哪种生存方式对今天这个60多亿人生活在一个拥挤的地球上更符合人类未来的理想。从他这本书中，我们可以清楚地意识到所谓文化寻根就是寻找人类未来“survive”的希望。在今天，西方学院派的知识分子和非西方的民间知识分子看到了当今世界的能源危机和生态污染，感受到了悬在头上的剑，也意识到了大地母亲由于三百年来工业化的破坏而百孔千疮，不堪重负。因而他们提出“重新向原始人学习”的口号，以求在原始社会中寻找未来通往伊甸园的希望。

（2）哲学话语中的寻根

特瑞西阿斯神话是西方文学史中不可多得的经典。我们已经解读了它的根本意义在于它的目盲与心盲之间的辩证关系，而要挖掘其中更深的哲理思想，不能就此止步。更深入地思考，就会发现特瑞西阿斯是盲人，但他与中国的瞽、矇完全不同。他不是天生的瞎子，而是因为犯了罪过而遭到惩罚。“罪”与“罚”这个主题实际上是西方文明几千年来的文学主题。无论是《圣经》的伊甸园还是古希腊的神话，这种犯罪遭罚的意象随处可见。那么特瑞西阿斯究竟为何获罪呢？大概有三种说法：一是，特瑞西阿斯偷窥了他不该知道的神之间的秘密。一是，特瑞西阿斯在宙斯和赫拉的一次争执中，作为裁判得罪了赫拉。另一种是在不完全成熟的少年时代，不小心偷窥了母亲洗浴。不管是哪种原因获罪，都体现了一种思想：你不该看的、不该知道的东西，你就不要看，不要知道。否则你将会遭到严酷的惩罚——把自己的眼睛弄瞎。而在其隐喻层面上，这不仅仅是因为他看了不该看的东西。这实际上隐喻了母子之间的关系。弗洛伊德一眼就看出，该神话虽然没有直接写这种“恋母情结”，实际上却暗含这种情结。但是我们应该看到，在古希腊神话语境中，虽然看起来特瑞西阿斯是受了惩罚——双目失明，实际上是神赐的一种目盲，在目盲的同时获得了预知事物的能力，可以看见常人所无法看见的事物。这实际上是神把其独有的那种内视和洞见交给了这位盲人。所以可以说他的盲目是获得“心明”的代价。这样，我们对这神话进行细致入微的品读，就会发现它实际上是体现罪与罚、盲目与洞见的辩证法的哲学。如果你把这神话理解透了，你就会发现特瑞西阿斯的盲是原型，而俄狄浦斯的盲只不过是这种原型的置换变体而已。如果说特瑞西阿斯窥见母体隐喻他犯了乱伦。那么俄狄浦斯是实际犯了乱伦，他已经娶了自己的母亲。所以这两个神话是息息相通的。而作品的关键就在于这个能预知天下灾难和人的命运的大智

者,他的智慧和文明社会是毫无关系的。盲人作为最高智慧的化身的传统是十万年前的。这似乎告诉我们:如果文明人不知真正的智慧源头在哪里时,你要回望口传文化、原始文化的智慧。你不要以为你进入了文明,坐在王位上就可以为所欲为。这个故事的深刻性就在于他把寻根的主题穿越了整个文明的建立回到史前。希望在那个被文明人称为愚昧的、原始的地方寻找真正大智慧的源头。这就是古希腊留给后人的文化遗产。在文明社会中,如果人类看不清自己的方向,找不到自己的路时,就可以也应该利用这些文化遗产。如果说把特瑞西阿斯这样一个代表文明以前的蒙昧时代智慧的形象与俄狄浦斯遇到的妖怪斯芬克斯联系起来,又一次可以验证这个道理。

斯芬克斯是一个妖怪。我们可以把他视为城邦文明的对立面。他残暴、好杀,人到他面前都要猜破他的谜语,否则就会被他吃掉。俄狄浦斯作为文明城邦的代表,表面上战胜了斯芬克斯,让他落荒而逃,实际上他的谜语是一个陷阱,凡是猜中了谜语的人都要陷入他的陷阱,猜不中就得死。所以面对他实际上没有胜者。精神分析学家对斯芬克斯的形象进行了深入挖掘,发现斯芬克斯在神话中是跟原始的、混沌的母神系统联系在一起的,他是作为最原始的因素出现在文明城邦的。表面上看是文明人猜破了谜语,斯芬克斯落荒而逃,结果猜中谜语的人必然要陷入杀父娶母的厄运。做出这种违反人伦的事情的人还算人吗?

可见,在这神话中,作者刻意安排了两组冲突。首先是俄狄浦斯与斯芬克斯的冲突,看起来是俄狄浦斯战胜了,结果实际上是他陷入了陷阱。特瑞西阿斯进了宫以后,就成了他与俄狄浦斯的冲突。俄狄浦斯一再要求找出祸乱的真凶。特瑞西阿斯开始还躲闪、不好意思回答。最后俄狄浦斯逼他说出真凶,否则就把他作为凶手杀掉,这时候特瑞西阿斯才把实际情况说出来。这两种非常具有戏剧性的冲突实质上就是一种冲突——文明与原始、蒙昧的冲突。在古希腊神话中,两种冲突的胜者没有一个是俄狄浦斯。俄狄浦斯先是被惩罚,然后是自我惩罚;先是陷入了乱伦的泥潭而不能自拔,后是生理上自我惩罚、流放。这多重的惩罚和严重的后果告诫后人:文明,实质上什么也不明。在这里,他把所有的正价值都放在文明以前的时代。这是一种文化的再认同。你究竟在文化冲突中认同文明还是原始?他在此就是通过神话告诉你若要回到文明之前去,即超越文明重新寻找希望。

这种思想可以说在历史上不断地重复发生。文艺复兴,就是要越过中世纪回到古希腊寻找思想资源,浪漫主义就是要越过资产阶级上升时代回到中世纪去,向前人、前一种文化形态中去寻找智慧和克服现实不满的思想资源。所以我们可以说文明与原始的冲突从一开始就以原始的胜利告终。威泽福德在

*Savages and Civilization: Who will Survive?*一书中把文明比喻成“社会恐龙”(Social Dinosaur)。他提出的问题在两千年前的神话中就已经提出。但他用理论的语言告诉我们,今天的文明是社会恐龙。恐龙曾经称霸星球,是世界的主宰,但今天世界上只剩下化石了。如果说文明是社会恐龙,那这个隐喻警示我们不要被现代文明表面上的强大浮华所遮蔽。正是这种高瞻远瞩的哲学思考透过浮华的表象背后看到危机:人口与资源之间的比例已经构成了一个大限。63亿人口和三百年的经济飞速发展使人与自然的关系严重失衡。日益稀缺的资源 and 庞大的人口之间的紧张关系会导致人与人之间的仇杀关系。

在中国,早自老子的《道德经》,就在文化寻根方面开启了大智慧。道家之所以得名就是因为“道”。老子用两个表现方式不同、但意思一致的字概括“道”的运行特征:一曰“返(反)”,一曰“归”。这两个字成为贯穿《老子》全书的中心。我们可以通过它们准确地理解中国人所谓的“道”。《老子》第二十五章讲述“道”的运行规律时说:“大曰逝,逝曰远,远曰反。”这似顶针,一环扣一环,最后归结到反。《老子想尔注》以“还返”释此“反”字,今天就干脆有人写成“返”。《老子》第十四章又有另一种表述:“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不难看出,老子的思想实质上就是阐明人生活在宇宙自然之中,一定要效法大自然提供的范本。大自然运行的规律就是“反”。老子在第十六章把万物归根视为生命的重复发生——“复命”,并认为此是“常”,即“事物规律”:“归根曰静,静曰复命,复命曰常,知常曰明。”老子用其“反”、“归”思想提出“视死如归”观念,提出看似你生命已结束,实质上是你长眠的新生的准备。道家是坚信人的“灵”和“魂”是不会就此中止的。老子一再强调的母神、“玄牝”、“天地之根”、“天地之门”,也就是弗洛伊德等精神分析学家所要“归”的最后的目標。道家就用归根、“复归于婴儿”来表示一种新生的准备以打消对必然要到来的死亡的恐惧。

综上所述,我们从文学作品、诗歌、楚辞中种种恋根的说法,回到远去的神话,回到所谓人类文明建立以来一直面对的一个根本冲突——文明与原始的冲突。那么五千年来,人们一直认为文明是好的,原始是坏的,是不是这样?当使用这些词的时候就是这样。一个是文明的,一个是蒙昧的,谁也不想自己陷入蒙昧之中。结果人类却在追求文明的过程中无意走入了人类沙文主义的歧途,从后果上讲,这也就是一条通向“社会恐龙”的道路。恐龙曾经像人类一样在整个地球上不可一世地称霸万物。可是它终究无法意识到自己的生存危机,难逃灭绝的厄运。而人意识到自身的生存危机,进而改变自己的行为方向,采取补救和治疗的措施,则是真正的希望所在。